



谁是害死周佐福父子的“真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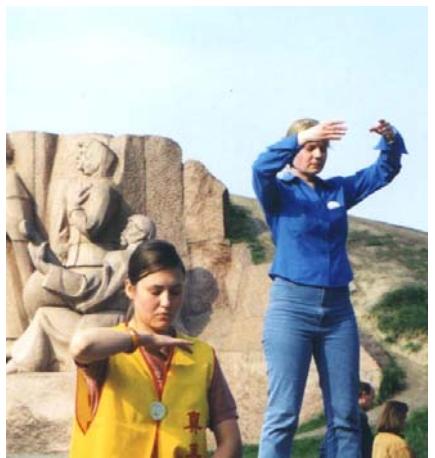
法轮功简介

● 法轮功教人向善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个人心性，返本归真；还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 法轮功使人健康 1998年5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赴法轮功发祥地长春考察。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人12553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

● 法轮功福社会 法轮功修炼能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增强社会稳定、包容与祥和。法轮大法在中国曾获多项褒奖与赞誉。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荣获博览会最高奖项“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现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在文明古国的印度，有60所学校邀请法轮功学员到校去教功。



江西省瑞昌市法轮功学员周佐福，先后八次遭“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公安局绑架、关押迫害，在马家垅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遭不明药物掺入食物中毒害，精神失常，当时体重由进劳教所时133斤减到只剩约80斤，于2007年3月6日六时含冤离世。

周佐福的儿子周志斌，时任瑞昌市范镇镇财政所所长，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出狱后伤痛缠身，于2005年5月14日下午六时含冤离世，年仅31岁。

明真相的人都知道周佐福父子是被中共邪党当局害死的。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惑众，称是“炼功炼死的”。周佐福有个当警察的女婿叫柯瑞海，他在任公安溢城分局局长时，曾说其岳父炼法轮功影响他升官，竟然参与对周佐福的监控、拦截进京上访和拘捕。其岳父去世后，他到处散播谎言，说是“炼法轮功炼死的”，连人性也不要了。

周佐福，男，1950年出生，瑞昌市麻纺厂职工。身患难言之疾，尤其是妻子徐莲姣身患绝症——胃癌晚期，医院说她只能活三到六个月。这是其周围人所共知的。一九九七年二月进入法轮大法修炼，几个月后徐莲姣完全康复。23岁的儿子周志斌身体也不好，见法轮功奇效，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后来成了辅导站的义务辅导员。一家四口人除女儿外都炼法轮功。

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周佐福受中共恶党人员迫害，先后八次遭瑞昌市“六一零”和公安局非法绑架、抄家、关押、洗脑、劳教迫害。其中第七次是2001年1月26日至4月28日，被非法关押在瑞昌市看守所进行洗脑迫害。长达三个半月之久的迫害，无法动摇周佐福对“真、善、忍”的信念。继而被非法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劳教三年。在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期间，遭受长期严刑摧残，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身体极度虚弱，2001年4月28日进劳教所时体重是一百三十三斤，2003年4月7日出劳教所时体重降到

八十斤，人已变形了。

马家垅劳教所对周佐福长期施行多种酷刑。2002年11月中、下旬，为了提高其“转化”率，劳教所欲将周佐福送进精神病院，就用不明药物掺入食物中进行毒害，12月初周佐福被送至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迫害（当时劳教所骗他，说是给他检查身体；他也不知那是精神病院），医院拒收，只好再押回马家垅劳教所。自此，周佐福不但身体极度虚弱，而且精神异样。尤其是其儿子周志斌被迫害致死后，精神摧残更大。最终含冤离世。

周志斌（周佐福的儿子），1997年修炼法轮功时，已任瑞昌市范镇镇财政所所长。1999年4月开始，单位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要他放弃当辅导员，放弃修炼法轮功，当时他根本不心动。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污蔑迫害法轮功。周志斌于1999年7月21日和12月下旬先后两次进京上访，先后被非法拘留15天和非法劳教一年半。

周志斌在劳教所里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致使放弃修炼。2002年3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入院治疗无效，经过法轮功学员和朋友帮助，逐渐清醒，又从新修炼法轮功，很快病就好了。可是他修炼的阻力和干扰太大，单位日夜监控，不让炼功、学法看书，一次单位发现他看《转法轮》，把书抢走。在家里，有反对他修炼法轮功的姐姐和姐夫（柯瑞海）管着，更无法学法炼功。在他停止修炼法轮功八个多月后，旧病又复发了，最终还是在南昌一医院住了数月离世于病床上。

周佐福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人都修炼法轮功，三个人一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周佐福由于遭受那样残酷的精神和肉体迫害，致使精神失常而不炼功，所以身心所受的伤害无法恢复；周志斌由于“610”和公安的严密监控炼不了功，以致旧病复发而无可救了；徐莲姣原是医生判定只能活三到六个月，十多年来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情况下，一直坚持学法、炼功，至今不但身体健康，还承担着照顾女儿、女婿、外孙女的重担。那么到底谁是害死他们父子的真凶呢？



我在江西九江市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文 / 江西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7 月 3 日】

我叫周佐福，是江西省瑞昌市人，瑞昌市麻纺厂下岗职工。单位、街道都没有拨生活费，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因我修炼法轮大法，在无理由、无签字的情况下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在九江市劳教所（也叫马家垅劳教所），我因炼功每月被加期 15 天，连续加期 15 个月，我均未签字。在种种酷刑迫害下，由进劳教所时体重 133 斤减到出劳教所时（2003 年 4 月 7 日）只剩约 80 斤。

我于 97 年 2 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家中 3 人都修炼法轮功，妻子患晚期胃癌时得大法，修炼几个月后就全部康复。在江氏邪恶集团 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后，我 7 次进出拘留所、看守所，前 6 次共被非法关押 3 个月，后一次在拘留所办洗脑班 3 个半月（即 2001 年元月 26 日至 4 月 28 日），由于我不转化，于 2001 年 4 月 28 日由瑞昌市 610 办主任、公安局副局长恶警周佐林、市政法委干部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洗脑，在这期间桂林派出所到我家抄家 2 次。

4 月 28 日，我被关在 2 大队 3 班，随即由 2 名吸毒犯人看管我（即为包夹）包夹立即要我写所谓的“三书”：即不炼功、不洪法、不违反所规队纪。我立即拒绝。包夹要我背 80 条劳教人员行为规范，我也拒绝，就罚我在车间里蹲腿（即两脚拉开，大腿往下蹲不能与下面小腿接触，中间是空的，手拿 80 条自己读，我一直没有读，进行了 3 天，最后班长脚穿皮鞋将右脚抬起使劲踩我双脚十几次，后又用脚搓我双脚趾头数次。大约过十多天后要我学白皮书，其后多次强制性要我学白皮书、多次强制性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录相，多次强制性让犹大做所谓的“谈心”，要我“转化”（放弃信仰），都遭到我的拒绝。回到三班在号子里坐着，班长、包夹用脚后跟蹬、用拳头打我，身上打肿了就用手指钻，进班天天搞，我的腿天天肿，约持续半个多月，肿得最大时腿和长裤腿一样粗。

劳教所为了强制转化、强制劳动。在 7 月中、下旬对我进行了两

次吊铐，两次都是恶警田本贵（教导员），恶警邓安安（副大队长专管法轮功转化的）指使吸毒犯周光华等包夹实施，吊起来，脚大拇指着地，还把地上打了蜡，有时浇水，使大拇指都点不住地。第二次刚吊上不久，恶警邓安安到场察看说还要吊高，恶人周光华随即加高，我的脚大拇指几乎不能着地，靠一只大拇指点着，另一只拇指休息，来回轮换艰难度过每分、每秒，手铐全卡在两手腕肉里面。从晚上 7 点 30 分到第二天 7 点都在呻吟着，解铐放下，我两手疼痛难忍，手铐全陷在肉里面，特别右手都变形了，手腕处铐子几乎看不见了，松开时出了一些血，恶警邓安安见此情况说：“快拿一块布来，把手盖上，别叫女子大队他们看见了，说我们太残忍了”。

到了车间我看见手铐周边起许多大泡。回来后又上铐再吊。八月底这些恶警还指使包夹对我进行六天六晚不准睡觉的迫害，后白天劳动不算，晚上还要劳动折磨。



我九月中旬从二大队被调入一大队，一去就给白皮书让我看，我不看，由于我坚持“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这一真理。恶徒对我的迫害逐步升级。他们从吸毒犯人里挑最恶的人做包夹，李春伟是全劳教所最恶、最狠毒的人之一，吸毒犯李春伟对我说：吕教导员（吕任奎）说谁转化了你，给我们三个月减刑，人家都转了你又何苦不转呢？所里干部见我都让三分，我打人有的差点打死了，送到医院去抢救，我要叫你周佐福不敢进这个班、睡这个床，见了就有恐惧感。恶警吕任奎（教导员）有一次找我谈话：‘我转化了三、四十人也没遭报。’又一次说：‘从现

在开始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意思是实行酷刑迫害了）。在恶警钟嘉福（劳教所政委现已调离）、吕卫平（管教科科长）、吕任奎（二大队教导员）等恶警指使下，吸毒犯李春伟还有其他恶人是这样对我进行打压折磨迫害的：2002 年 7 月至 12 月恶人李春伟担任我的包夹，特别是后三、四个月，几乎天天折磨我，叫我在铁架床上平躺着，脚是肿的，用手铐将双脚铐死，卡在肉里面一部份，用绳子或用另一付手铐悬空挂在床头横铁杆上双手从头边由栏杆伸出后上铐子卡死，然后李春伟用双手压我的手铐若干次，最后是双脚踩，整个李春伟一个人全部踩在我手上的手铐上，连续 20 天左右，每天进班，上铐这样压、这样踩，直到我头上、身上出汗或快要休克才停止。当每次遭受这样的酷刑的过程中吸毒犯李春伟都要问：“你受得了吗？”那意思是受得了它就要加大、加强、加长压、踩的力度与次数，受不了就写转化材料。我每天都不理睬它。由于天天折磨、铐子把手卡出血、出水，伤口霉烂的面积也逐步扩大。可见上铐子的紧度、踩压的力度？恶人何等狠心！

有一次，把我双手铐子卡死，用另一副铐子将手上的铐子拴在窗子铁柱子上，犯人李春伟把我的头往下压，把身子用力往前拉，并用力摆动，我疼痛难忍，发出呻吟声，犯人李春伟用臭袜子塞我的嘴。我的手被磨得血肉模糊，鲜血滴在窗台上、墙上、身上、地上，这才停止。

恶人李春伟见我学法，李说读出了声，用两手指并拢戳我的喉部，连续 20 天，几乎天天戳，致使我喉部肿大。恶人李春伟有三次在我的双手伤口（两手腕处铐子磨伤没有皮肉约 3.5 厘米长 2 厘米宽）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将铐子卡死，嘴里说看你转化不转化。恶人李春伟在恶警的指使下，我被罚站、蹲几天；有时他们将我的手脚铐上再把我抱起往地上摔；用力猛打我的嘴两次，每次约打一小时；打的鼻子出血两次；经常用拳头打我致命处，如两腋下空腹处、腰、太阳穴；用宽胶带封我的嘴，（从嘴到后脑绕圈封）无论在号子里还是在车间，在众目睽睽之下都经常这样搞；有一次犯人李春伟拔我睫毛、眉毛、头发，我太阳穴处扯下一大块皮（转三页）

(接第二页) 在号子里及车间里对我进行其它形式的吊铐、打骂等无所不为。还有其他犯人对我的折磨迫害: 犯人张朝辉在晚上打我的太阳穴打肿为止, 天天打或隔天打, 连续打了7-8天; 用铐子打头的正中心并出血一次; 用拳头打我的胸部、两腋下的空腹处、腰部约30下, 有一次车间停电(约晚上9时)犯人张朝辉趁机用拳头打我腋下数拳, 还用小竹棍打我(双手反铐)的手指节骨头, 直到打肿, 约打两个小时, 连续打三天。犯人张朝辉与其他犯人经常用各种形式吊铐我, 其中吊铐有两次休克, 暴打的过程中有一次昏倒。晚上睡觉都是铐着铐子, 手脚各铐在床两头的铁柱上, 有时单手、单脚铐, 有时双脚各铐一副铐子全卡死。连续15个月(从未间断), 即从2001年12月至2003年4月止。

还有许多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都是劳教所整条系统, 由劳教所政委钟嘉福从马三家学来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毒招, 由管教科科长吕卫平负责全面铺开, 由各大队队长、指导员、警察共同指使吸毒犯大打出手。



九江马家垅劳教所恶警 田本贵遭恶报车祸死亡

【明慧网】江西九江马家垅劳教所原二大队恶警田本贵, 39周岁, 一个年轻的生命终因积极追随邪党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迫害正信, 遭恶报。2009年6月3日零点左右, 田本贵开车至永修县途中, 冲入大卡车底部, 当场死亡。

田本贵任职期间用尽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折磨修炼真善忍的人, 大法学员曾多次劝其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 不要充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打手, 田本贵对慈悲劝言不理不睬, 依然我行我素, 终招天惩。

瑞昌市法轮功学员魏案珍 再遭非法劳教

【明慧网】2010年9月24日早上8:30左右, 江西省瑞昌市法轮功学员魏案珍在壤溪路铁路桥下发真相资料时, 被警察跟踪绑架, 非法关押迫害7天后, 被瑞昌“六一零”和国保大队非法劳教两年, 关进南昌劳教所。魏案珍曾于2001年4月被劫持入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

魏案珍, 女, 62岁, 瑞昌市供销社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多次被瑞昌市“610”(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公安国保大队骚扰、绑架、劳教, 尤其是在马家垅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13年前, 49岁的魏案珍身体及精神状况都很不好。曾去过武汉等地几个大医院, 经多方医治、锻炼均无效后, 她绝望了。1997年入夏之际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 在修炼法轮功短短的时日内, 全身的病都好了。法轮功的神奇使她精神焕发, 对余生充满了希望。

然而, 1999年7月20日, 中共江氏集团开始污蔑迫害法轮功。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功受益的人, 她去北京上访, 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是正义之举。可自此以后魏案珍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1999年7月21日, 魏案珍与本市其他3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道, 为法轮功鸣冤而去北京上访。高××等去北京非法抓捕她回瑞昌后, 又非法行政拘留10天进行洗脑, 并勒索1000元。出了拘留所后又被关进洗脑班

2000年4月中、下旬, 魏案珍被非法关押在瑞昌市苏亭宾馆一周。7月14日又被绑架到拘留所, 行政拘留15天;

2000年12月30日魏案珍第二次去北京上访, 瑞昌市公安局溢城分局片警徐梦林等去瑞昌驻北京办事处非法拘捕她。徐梦林等到了办事处后, 他们要到北京市各地游山玩水, 就把她铐在办事处一间房子里的暖气铁管子上。整整铐了29个小时, 没吃没喝, 大小便拉在裤子上。而徐梦林等吃喝玩乐花费3700多元钱, 全部通过单位从她那微薄工资中扣除。

2001年元月9日回到瑞昌市, 她被非法关进瑞昌市看守所14号牢房, 同号里还有王静、朱瑞霞两位法轮功学员。



她们一起坚持学法炼功; 还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真善忍”的正法标语。管14号牢房的狱警刘××和高奉金知道后气急败坏, 高奉金拿来三角形状的棕叶棍使劲打她, 满身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狱警刘××狠狠打朱瑞霞的耳光。王静绝食反迫害, 看守所所长陈××和三个狱警指使五个罪犯将王静按倒在床上强行给她打针。王静挣扎着, 喊也喊不出声音, 她大声制止它们的行恶, 恶所长陈××脚穿着皮鞋狠狠踢了她。

魏案珍被非法羁押在瑞昌市看守所84天后, 于2001年4月2日由瑞昌市公安国保大队警察丰文辉、郎雅冰把她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劳教2年。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和摧残。每天都会遭到狱警指使的吸毒犯的谩骂和凌辱。狱警经常召集吸毒女犯开会想方设法找茬子陷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四大队新楼二楼也设了主攻房。他们采用各种下流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精神和意志, 企图以此强制学员放弃信仰和修炼, 实现它们所谓的“转化”。大约在2002年5月份, 魏案珍被关进“主攻房”。房里有一张所谓的“逍遥床”。床长约5尺, 宽2尺多, 单人床一样大, 床面是木板, 中间一个圆洞, 床的两头的两边各有两个铁环扣, 那是用来夹法轮功学员的手和脚用的, 中间那个洞就是长时间绑在床上拉大小便用的。上面还有没洗干净的大便散发着臭气。窗子上面挂有两副手铐。她被冯芙蓉、张芹、黄新春三个吸毒女犯包夹。(转第四页)

(接第三页) 她们轮流值班，晚上要她头顶着墙壁弯腰站立通宵达旦，白天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录像。到第二天晚上又头顶墙壁弯腰站立，这样三天三夜。魏案珍被关在主攻房 12 天后又被关禁闭室。禁闭室有九间，每间约 4 平方米，又小又黑，法轮功学员长期关在里面不见天日。

2002 年 11 月份的一天，狱警宋文刚(教导员)、奚辉(大队长)、陈世礼(瑞昌市横立山乡人)，逼魏案珍穿劳教服、挂牌子、写保证书，她不从，宋文刚说：“你不写就吊铐子、没有什么话讲。”狱警指使三个女犯，把她双手分开吊铐在上下铺铁床柱子上。要小便，她们也不放下来，让她站在高凳子上，下面放个桶接着。由于双手吊铐在头上方，吸毒女犯解开她裤子时，死劲用力往下一拉，整个身子往下一带，手铐一下卡死，顿时她大汗淋淋，两眼发黑，昏过去了。

待魏案珍苏醒时，就听见宋文刚对吸毒女犯说：“让她休息 10 分钟，看她写不写，不写就再吊铐起来。”她喊叫，狱警奚辉连忙叫吸毒女犯用洗脚布塞住魏案珍的嘴，不让她喊。女狱警丰××指着问：“你写不写？写不写？”，魏案珍摇摇头，狱警们叫喊着：“吊起来！”女犯张丽、陈××把她拉起来接着吊，一吊就是 30 多个小时。两只手背、手腕肿得又粗又大，又麻木，一个月后才消肿，半年后手还感觉麻木，没有完全恢复。

2006 年 6 月 9 日下午 4 点多钟，瑞昌市溢城公安分局六名警察，以有人举报她发真相资料为由，强行绑架了魏案珍，非法关押在九江市庐山区拘留所迫害 15 天。

迫害者相关单位和主要责任人：

瑞昌市“六一零”办公室头目、公安局副局长：

周佐林 (手机) 13507923408

瑞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范 康

(手机) 13807922408

瑞昌市溢城派出所所长 饶正英 13907923640

邮政编码：332200

天降奇石 誉世人

2004 年 11 月，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推出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举世皆惊。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暴力起家、欺骗成性”的中共累累罪恶。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屠杀学生、迫害法轮功，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迫害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造成了 8000 万中国同胞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罪恶滔天，必遭天谴。

2002 年 6 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一块巨石，断面惊现六个大字：“中國共產黨亡”(见下图风景区门票)。



专家组考察证实：巨石有 2.7 亿岁，崩裂于 500 年前，断面的字是天然的化石纹理。当时国内一百多家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有过专题报道，但都隐去了最后一个“亡”字。

天要灭中共这个西来幽灵了，而所有曾经发誓把一生献给它，加入其组织的所有党、团、少先队员，在天灭中共中都将成为其陪葬。中共现在就像一列冲向悬崖的列车，谁若能及时从车中跳出来，谁才能得救。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已有超 8680 万中国同胞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党、团、队)，选择了光明未来，包括学者、教授、军人、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等。

肺癌晚期患者：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明慧网】我是河南省焦作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六岁。我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那是二零零九年夏季，我身体一直处于低烧状态，饭也吃不下去，胸口隐隐作痛，经过做 CT 医生说肺部有两个洞，已经癌变，是肺癌晚期。当

时我就懵了，真是万念俱灰。

就在我想放弃治疗的绝望中，我姐姐听说了此事，赶忙来到我家。她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给我讲她学了法轮大法以后，全身的疾病都好了，又告诉我天安门自焚真相，一个政府为了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竟然用烧死活生生的人为代价，嫁祸法轮功，漠视人的生命，来欺骗全国的老百姓。接着又讲了三退保平安。我明白了真相，并立即退出了团、队组织。

姐姐临走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好象一下就看到了希望，我拿着书坐在沙发上就全身心投入的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梦中看到了一位非常高大、慈祥、和善的人走

到了我的面前，用手伸到了我的胸部里，抓出了一把肉，还滴着血，我感到胸口有点痛，就大叫一声

“啊”就醒了，一看是夜里二点多钟，这一声把我的妻子从梦中惊醒赶忙过来，看到我身上像泼水一样的流汗水，就急切问我咋了，我说：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快给我做饭。我一下吃了四包方便面和四个鸡蛋，从此以后饭也能吃了，也不低烧了，胸口也不痛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去医院检查做 CT，我肺部的两个洞也没有了。医生很吃惊，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从此以后，我就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